楓城新聞與評論
Maple News and Commentary

白衣修仙 之 急市挑菜人

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蕭卓倫住院醫師

急市清冷，菜況奇異

寅時初刻，夜色依然濃重如墨。

照影殿內的陣法樞紐發出低沉而單調的震鳴，冷冽的光芒映照著蕭凡微青的面容。

他揉了揉乾澀發痛的雙眼，順手點開通訊符錄，準備迎接後半夜那如潮水般湧來的菜相急件請求。

然而，案頭的通訊符錄卻異常安靜。以往這個時段，來自山腳急市集的菜相急件總是一張接著一張降下。但今夜，傳訊玉簡裡竟只有稀稀落落的數道訊息。

蕭凡隨手翻看了一下近兩小時的菜況判讀量，不禁心生疑竇。

他低頭看了看排班冊上夾著的那疊急市轉來的菜況判相卷宗。很薄。薄得像是一整天下來，山下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他抬眼看了看窗外。山道上的石階空空蕩蕩，往日這個時辰，急市集的燈火該是連成一片的，賣菜人的吆喝聲、推車的木輪聲、家屬焦急的腳步聲，會隱隱傳上山來，混在丹爐的滴水聲裡，像某種永遠不會停的背景雜音。

「今晚山腳下的急市集，怎麼安靜成這樣？」蕭凡轉頭問向一旁同在值更，正護送著宗門靈菜前來照影殿的外宗內門女弟子。

那名女弟子苦笑了一聲，壓低聲音答道：「師兄還不知道？這兩天凡俗界的朝報都傳開了！說是有批爛葉在咱們寶山宗門山腳下的急市集等著宗門挑揀，結果泛人問津，一直等到菜葉都枯黑了也沒能等上有人挑中。菜販們怒而向朝廷告狀，朝報鋪天蓋地都在罵咱們寶山宗門清高冷血。」

他頓了頓，嘆道：「這新聞一出，凡人菜販們全嚇到了。這幾日要賣菜的，通通繞過寶山，改跑自家附近的尋常山頭去了。」

蕭凡聞言愣了一瞬，隨即恍然大悟，嘴角泛起一絲無奈的苦笑。

凡人賣菜，宗門收成

在白衣界，所謂山腳下的急市集，乃是整個宗門與凡俗界接壤的最前線。每日每夜，有無數凡人菜販蜂湧至各大山門山腳，急切地想把自家的菜賣給宗門。

有的菜新鮮可口、菜況單純，乃是人人搶著要的好菜；

有的菜則是葉枯根爛、菜況複雜難治，甚至附帶著無數田地糾紛與訴訟風險的，這就是所謂爛菜。

各大山門之所以開闢急市集，原因無他——宗門運轉，極度依賴急市集的菜源。各門各派，每個月都要向宗門上交一定數量的靈菜，這是宗主與朝廷議定的定額，誰也逃不掉。

雖然各大山門都有自家的靈植供貨來源，但宗門土生土長、預先排好買入上山的菜品，遠不足以填滿龐大的宗門需求。

朝廷亦有法令嚴管，不得任意封鎖急市集，不得拒收急市來的菜，且朝廷與宗主們每日緊盯著各大宗門靈圃空菜率這道命脈指標。因此，各大山門必須源源不絕地從山腳急市集收購靈菜，維持宗門的繁榮景象。

在尋常山門，急市集的執事擁有直接指定派菜的權利，能將市集的菜直接分派給相關宗門種植。然則，寶山派在挑菜這件事上，卻又有著全東土獨一無二的特殊門風。在寶山派，急市集執事無權強推。每一門的掌門親傳弟子，必須定時親自下山前往急市集挑菜。

月下挑菜，昔日暗影

看著案頭稀疏的玉簡，蕭凡的思緒不由得飄回了許久以前。那時他還只是個懵懂無知的雜役弟子，頂著幾天幾夜沒睡的烏青眼圈，跟在一位資深的內宗門掌門親傳師兄背後下山。

那時還是寅時，天都沒亮，急市集裡已經擠滿了人，長廊兩旁擺滿了草蓆與臨時攤位，燈火將那些凡人們的面容照得一片慘白。賣菜的、挑菜的、看熱鬧的，各種口音混在一起。有從很遠的山頭來的，推著板車，車上躺著他們家的菜，蓋著粗布。也有本地的小販，攏著袖子站在簷下，一雙眼睛不停地掃著來往的人，像是在估算誰家的菜能賣個好價錢。

所有人都很急。急著把自己的菜賣出去。

那時的蕭凡手裡端著厚厚的經卷，滿心以為師兄是帶他來救拔苦難、拯救蒼生的。「蕭凡，跟緊了，看清楚我是怎麼選菜的。」師兄的神情沒有絲毫波瀾，雙眼冷冷地在菜販中掃過，像是在市場裡挑揀牲口。

「師兄，左邊那處攤位，這株老蔬已快枯黃，菜販們看來已等待數日都無人詢價，要不，我們先收他家的菜上山？」年輕的蕭凡忍不住低聲問道。

師兄停下腳步，轉過頭像看傻子一樣看著他，嘴角勾起一絲嘲諷的冷笑「收他家的菜？你睜大眼睛看清楚！這株老蔬，身兼數種根病，菜販們在旁邊橫眉豎目、動輒指著掌門執事大罵。這種菜叫做『爛菜』，是個巨型燙手山芋！你今天要是把他挑回宗門，菜販們能在宗門裡躺上三個月不走，中間只要有一絲閃失，平日見不到的無數遠在天邊的菜販親朋好友們，就能去朝廷告得你脫下一身白衣！你看他叫賣得可憐？之後出事時，又有誰來救你自己的道途？」

他頓了一下，又看向另一處。「那個不要碰」
蕭凡順著他的目光看過去。一株老菜擺在板車上，蓋著的粗布已經髒得看不出顏色。旁邊沒有菜販，沒有推車的人，就一株菜。
「這種叫無主菜，一樣是爛菜。」師兄說：「有時候是從別的山頭種到一半拋棄運來的，有時候是路邊野生長的，有時候是菜販丟在急市就走了。這種菜，誰挑誰倒楣。」

師兄伸出手指，點了點右邊：「看到那株沒有？根莖強健，無甚基礎病害、菜齡適中、菜況單純、調理數日即可功德圓滿收成者，乃是各大山門夢寐以求的佳品，靈圃空菜率周轉得又快又漂亮。這才叫做『上等好菜』！」

那一夜，蕭凡看著師兄行雲流水般挑走了五株好菜，而那株老菜的菜販則在背後發出絕望的咒罵。師兄連頭都沒回，只是淡淡地吐出一句話：「在寶山派，學會修行之前，你要先學會怎麼挑菜。挑錯一棵菜，能毀了你一整年的修行。」

那一晚的冷風，蕭凡至今記憶猶新。也是在那一刻他才明白，原來聖潔的白袍之下，同時得配上一副精算利益與風險的算盤。

宗門相推，照影定序

在那龐大而混亂的急市集裡，除了挑選好菜與避開爛菜的精明算盤外，還有另一場天天上演、甚至更加難解的明爭暗鬥——各大門派之間毫無止境的推諉。

每當有根病衰敗原因撲朔迷離的菜株被抬進急市集時，負責鎮守前線的急市集掌門執事往往無法第一時間斷定這究竟是哪一宗門的因果。

時常，蕭凡在急市集聽到這樣子的爭吵

有些菜，根莖受損，枝葉卻還茂盛

「根莖外傷本就該外宗門先處理，我看這菜株根莖枯黃乃是修剪砍伐出錯，應當是外宗門的刀斧之厄，理當由外宗門收治！」內宗門的親傳弟子眉頭緊鎖，隔著老遠便連連擺手。

「胡說八道！」外宗門的親傳弟子冷笑著反駁：「這分明是根部深處、胞宮脈絡附近氣機異常，是灌溉水源及土質問題，該內宗門去養，與我外宗的砍伐修剪之法有何相干？依我看，這分明是內宗門的種植因果，休想賴到我們頭上！」

雙方各執一詞，在急市集的棚架兩端隔空叫陣，誰也不肯輕易接下這株帶來無窮後患與枯萎風險的難解之菜。微弱的折裂聲從推車上的菜株發出，送菜者在一旁焦急，而兩大宗門的親傳弟子卻在旁邊為了歸屬權爭得面紅耳赤。

眼看雙方僵持不下、誰也不肯簽下收治玉簡，唯一的解決之道，便只能將這棵菜送進寶山派像影門的「照影殿」。急市集掌門執事只能發出一道最高等級的急丹傳訊：

「速請像影門降下『天窺靈鏡』，開天眼照影定菜相！」

於是，這株瀕臨枯萎的菜株被推進了照影殿。蕭凡或同門師兄妹們必須在排山倒海的急丹中抽身，操控著巨大的靈鏡大陣，將那團紊亂的葉脈與維管束一層一層地切片剖析得到菜相。

在靈石冷光的照射下，眾人屏息凝神，尋找那隱藏在葉肉深處的微小病灶——究竟是刀斧修剪的果，還是水源土質有異。

影像玉簡一旦刻印完成，結果便如天條般不容置疑。若靈鏡顯示是刀切傷口，外宗門縱有一萬個不情願，也只能摸摸鼻子認栽，咬牙將菜株抬上山；若顯示是葉脈閉塞，刀下去也是白切，內宗門也唯有乖乖接手。

這場推諉大戲的最終裁判權，竟然落在了他們這些冷眼旁觀的像影門弟子手中。

蕭凡見過太多次了。

兩邊的親傳弟子站在參道上，神識都鎖在照影殿的方向。留影符板一亮，判相玉簡送出來，親傳弟子接過去，掃一眼，臉色各異。一邊的弟子鬆了一口氣，還一邊看好戲似的看向對面；另一邊的弟子，留影符板一見慘然。判相之後，該切的切，該養的養，該推回去的，推回去急市。

蕭凡記得，剛入門的時候，他以為判菜相是為了看清真相。

後來他才明白，很多時候，判相只是為了讓某宗門，不得不把菜領回去。

菜擱在田埂上，葉子垂了，根鬚捲了，外宗門和內宗門誰也不接，最後總是要有人去看看，這顆菜到底爛在哪一層，該歸哪一家的田。

急市集上永遠有菜擱著。今天這一顆，明天那一顆。不同宗門的親傳弟子，永遠隔著棚架對望，永遠等著像影門的判相玉簡，替他們決定——這顆菜，該由誰來扛。

各門挑菜，各有千秋

寶山峰各門派挑菜風格亦是大相徑庭：

寶山派的家社門堪稱白衣界一絕——家社門擅長人飢己飢的江湖關懷與輕微丹道調理，相對靈植栽培，街頭巷尾的零售丹房才是他們最在行的領域，然而全東土唯有寶山家社門擁有自家專屬的靈植栽培田，但同時也有自己的宗門考核，有自己的靈圃空菜率要照看。不從急市挑菜，田園就得空著。空著，掌門及宗主的臉面就掛不住。

因此，家社門的挑菜親傳弟子個個練就了一雙火眼金睛，下山挑菜時精明無比，非極致純良、好顧無風險的上等好菜絕不入手。若是不小心挑了一棵爛菜回宗門，只會種砸了自家宗門的一畝三分地。

神經門的挑菜風格則大不相同。他們對於尋常常見的經脈阻塞菜種反而興致缺缺，就算是好菜，神經門也未必看得上。太普通了，沒有展示的價值。

相反地，越是稀奇古怪、只在古老典籍中記載過一次的罕見靈菜，越能吸引他們的目光。

神經門親傳弟子會如獲至寶般將這些珍稀菜品挑回宗門，在每週的宗門論道大會上向全宗展示研究，蔚為奇觀。

蕭凡曾見過神經門的親傳弟子挑了一顆連掌門都叫不出名字的菜種回去。那天宗門大會，講堂裡擠滿了人，連平常閉關隱世的掌門都前來圍觀。那顆菜被放在講台中央，大家神識一遍一遍掃過，投影石上畫出錯綜複雜的經絡圖，長老們嘖嘖稱奇，親傳弟子站在台前，面有得色。

據說那顆菜最後還是沒能種成，菜病還是無解，不過神經門的弟子們，還是好好地上了一課菜病診斷。

全民修仙，暫留之患

「可既然如此，為何凡人菜販明知要等，卻偏要死守寶山山腳？」蕭凡看著冷清的符板，不禁自言自語。這一切的根源，依然指向多年前朝廷頒布的全民修仙制。

在全民修仙制的籠罩下，凡人到全東土最頂尖的寶山派賣菜，與到偏遠小縣的小宗門山頭賣菜，收到的菜價靈石差異極小。

寶山派的設備最全，靈鏡最多，各科門派的長老名聲最響。同樣的價錢，誰不想賣給最好的買家。哪怕要排隊，哪怕要等，哪怕要從很遠的地方推著車走一整夜的山路。

既然菜價相差無幾，凡人自然趨之若鶩，擠破頭也要把菜賣給頂尖大宗。更有甚者，許多地區小山門為了圖方便，也學會了變相挑菜——好顧的留下，難搞的爛菜便直接開具轉宗玉簡，勸退並指引他們前往寶山派。於是全東土的爛菜，一層一層往上推，最後全堆在寶山、頂山、塑山這幾座大宗門的山腳下。

「我們就在這裡等。」「賣去別的宗門，我們不放心。」「寶山是東土最好的，我們只信寶山。」

寶山急市集的長老們勸過，拜託過，甚至爭吵過。沒有用。菜販鐵了心，寧願在寶山山腳馳道上等，也不去其他宗門。

天下的爛菜與好菜全擠在寶山山腳，各宗門縱有通天之能，亦無足夠靈田法消化這等浩瀚數量。

久而久之，寶山派急市集誕生了一個獨步全東土的奇觀——暫留園。所謂暫留園，即是急市集自設的臨時靈田，甚至還附設了專屬的重度菜病防禦陣法。

每逢賣菜旺季，暫留園的棚架一路延伸，漫過長廊看不見盡頭，一路鋪排至寶山宗門的大殿正門口。一踏入宗門，滿眼皆是倒在走廊兩旁等待上山的凡人菜販以及死氣沈沈的陳列靈菜，一如凡間兵燹肆虐般的慘烈光景。

每隔一段時日，旦有靈菜在暫留園的棚架等至植株凋亡，菜販一怒之下便會寫了狀紙，遞到了朝廷。之後朝廷震怒下令整頓。宗主被召去天都問話，回來之後面色鐵青。各門派的掌門被叫去開會，出來的時候，每個人都沉默不語。

然後，奇蹟發生了。

之後幾天，寶山急市集會突然空了不少。

宗門高層勒令各宗門靈園強行加速收菜。

朝廷大員來寶山巡視時，宗主會命人將走廊大廳的暫留菜架悉數轉移至隱密空間。

山門乾淨了，走道寬敞了。靈燈照在光潔的石板上，像是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急市集隨之清空一段時間，看似煥然一新。

蕭凡記得這種日子裡整個寶山裡的氣氛。每個人都很安靜。卷宗來得特別多，各宗親傳弟子們下山的次數變多了，帶回來的菜也比往常多。
但大家心裡都清楚。這只是暫時的。
等風頭過去了，等大官們不再來巡視了，等所有人慢慢忘記那個在急市集凋亡的老菜——急市集又會滿起來。走道上又會鋪滿草蓆，山門旁暫留園又會擠滿人。週而復始。

週而復始，永無止境。

後送之源，莫測天道

提及這些無人敢收、任其在急市集爛掉的爛菜，蕭凡不禁想起了多年前的一段宗門往事。在很久以前，那些病情複雜、沒有任何一門願意挑選的爛菜，真的只能在急市集默默爛透、直至氣絕。

後來，寶山派出現了一位極具爭議的外宗門奇才修士，他雖出身外宗門，卻不熱衷於刀術，反喜鑽研各式爛菜搶救偏方，甚至遠從海外仙盟，引進一種前所未聞的「植外根葉支持系統」。
他看不過急市暫留園這種荒謬光景，於是憑藉一己之力開宗立派。創立了整合菜況宗門，專門強制收容這些被各門派不收的爛菜至後送菜園，強行替整個寶山宗門清空了急市集的積壓。

那位修士後來認為救一菜不如救一國，選擇脫下白袍，穿上朝服從政，踏入了凡俗朝堂的權力漩渦。
「聽說那位昔日創立後送菜園的前輩，如今在朝堂鬥爭中落敗，身陷囹圄、官司纏身……」旁邊的外宗門弟子低聲嘆道。

蕭凡聽著，心中起伏不定。一位曾拯救無數急市集爛菜的白袍奇才，最終卻在朝堂的政治漩渦中落得如此下場，天道之莫測與諷刺，莫過於此。

蕭凡沒有見過那位掌門。他只知道，後送菜園還在。而爛菜，也還是那麼多。

潮起潮落，永無寧日

五更時分，窗外天色漸亮。

朝報帶來的恐慌效應終究只是暫時的。

蕭凡看著通訊符錄上漸漸重新亮起的紅光，知道再過不了幾日，凡人菜販們又會忘記這次的鬧劇，再次將寶山山腳擠得水洩不通。

就像白衣界永遠解決不了的支魂使缺人與透骨修流失一樣。

每一次危機爆發，朝廷便降旨安撫，宗門便發文檢討；但只要制度的根基不變，潮水退去後，泥沙依然殘留。

蕭凡閉上雙眼，聽著遠處靈鏡運轉的微弱轟鳴，心中只感到深深的疲憊。

各宗親傳弟子依然先挑好菜，急市集的爛菜依然會爛。

而他們這些看清真相的人，也只能繼續在這條下沉的修行路上，默默值守著每一個看不到盡頭的深夜。

急市集還在運轉。燈火還在亮。賣菜的人還在往山腳下聚集。

下了值夜崗，蕭凡背對山腳往山頂走去，沒有再回頭。